

高粱红了

■王淮

夕阳西下,天高云淡风萧萧。我骑着电瓶车从金港花苑的大姐家回涟城,途经滨河新区的时候,一大片高粱地撞入我的眼帘。田埂边立着一块木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今世缘高粱地”六个红色大字。红穗轻晃,被夕阳镀成金红。旧时光如秋风般倏入我怀,搅得我心潮澎湃。

老家,前后庄之间有一条小红河,自西南向东北缓缓流淌。河岸两侧是大片的沼泽洼地,洼地里长满密密匝匝的芦苇。队里种植庄稼讲究因地制宜,各依地势。低洼潮湿的地块便种红豆,稍微凸起一点的盐碱地栽种高粱。高粱最是不挑水土,在别的庄稼长不好的盐碱地里,反倒长得格外茁壮,是20世纪70年代庄户人家最踏实的依仗。

夏天,高粱地是我们小孩子的乐园。一早一晚,挎着竹篮或背着柳篓钻进高粱地里挑猪菜。渠菜、野灰苕、小飞蓬、车前草,还有遍地的喇叭菜,都是宝贝。累了,玩小猫钓鱼扑克游戏,渴了,便吮吸细瘦泛红的甜高粱秆汁。专挑那些茎秆底端泛着淡染红筋的高粱,再削掉坚硬的外皮,露出“肉白”,咬上一口,犹如琼浆,甜习习的

汁水浸满嘴巴,是童年最朴素的零嘴。

入秋,高粱便慢慢熟透了。原本青绿的穗子,一点点染成深红,饱满的高粱米密密实地坠在枝头。这时候的高粱地,总是热闹的。成群的麻雀和乌鸦整日盘旋在此,鸽子也来凑热闹,“咕咕咕”地唤着,文静地站在高粱头上,趁着无人,便落下来啄食成熟的籽粒。高粱的叶子也渐渐泛黄,一片片随风脱落。高粱秆生得规整,通体圆润,笔直地立在田野里,满目都是秋日的厚重。

彻底红透,队里便开始忙着收割。割法和签芦花差不多,手持镰刀,将高粱穗连带一尺多长的细秸秆一同割下,整齐地码在田埂上。晒上几日之后,就开始脱粒。一把锄头翻身倒立,反复刚蹭高粱穗,粒便如雨簌簌落下。也可用镰刀头去刮,虽慢一些,却也刮得干净。

高粱从头到尾皆是有用之物。脱粒后的高粱秆,可作篱笆,可搭豆角架。顶端秸秆收拢起来,用麻绳扎成大大小小的涮锅把子,或是日常扫地的扫帚。它们粗糙却耐用,陪伴了一代人的日常烟火。

高粱粒经过石磨去壳,可得高粱米。还可磨成粉,做高粱糍粑,香甜软糯,却十分耗油,难得吃一回。多数直接将高粱米焖成干饭,灰白微红,又柴又涩,且有粗粝之感,如无佐菜,着实难以下咽,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却是普通农家赖以饱腹的主食。

1991年冬,我在徐州师范学院求学时,看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电影。高粱地里有九儿的爱情,还有抗日英雄的故事,也知道高粱可以酿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影片里抗战英雄血染红高粱的场景,深深震撼了雄姿英发的我,让我读懂了中国红的内涵。

眼前这片高粱,与我记忆中的高粱相似,只是秸秆更粗,粒多穗大,品种更优良。风再次吹过这片红高粱,红浪依旧。余晖洒在高粱穗上,金红一片。一晃五十年,始龀成花甲,当年高粱地里挖野菜的人,如秋蓬散落八方。

寻常高粱地,装下了我整个清贫又温暖的童年。老家早不种高粱了,但脑海里的故乡高粱红了,还有那红河、红高粱饭,那高粱红进驻我的心田,涌遍全身而永不褪色。

陪伴是一场修行

■梁玺芬

自父亲过世后,母亲执意一个人留守老家。无论我们如何劝说,她都不为所动。她说,这个家是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住惯了,有感情,舍不得离开,有空的时候我们常回来看看就行。

看着母亲坚定的眼神,我明白,现阶段想说服母亲跟随我们一起生活,那是一件不易的事。既然如此,那就先遵从她的意愿吧。我们辛苦一点就是。

以前,父亲还在世时,我很少记挂家里,甚至连电话也不常打,觉得一切都有父亲担当着,不劳自己操心。现如今,当老家只剩下母亲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内心却时刻被老家里的一切拉扯着——这个点,母亲吃饭了吗;查看监控,菜地里不见有母亲的身影,她干什么去了呢;台风过境,母亲一个人在家会害怕吗……为了让自己安心,最便捷的方法是拨通母亲的电话,当熟悉的声音传来,我即可知道她的情况。听着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日常,我不时回应几句,这也算一天之中少有的轻松时光。有时候打电话回家占线,不用说,定是母亲和姑妈或姑姐或我姐姐在聊天了,我母亲的孤独,她们懂得。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时常对我说,人不能够太闲,“刀闲易生锈,人闲易生病”。即使一个人在家,她也像住时一样去伺弄家里的山岭和田地,山岭上有她管理了几十年的荔枝树,田里种着的是水稻,地里栽着的是番薯和花生。看着母亲这阵势,我也不好拂了她的意,便很认真地对她说:“有空闲时间,我就回来帮忙哈。”

初夏,家中的荔枝刚开始泛红,母亲便担忧不已:山路遥远,怎么担得回家,怎样销售得出去?我笑着说:“不怕,有我呢。”荔红时节,我积极联系客源,有空便往家里赶,和母亲硬生生把荔枝从山上担回家,挑拣好再打包寄快递,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月。夏天多雨,还来不及坐下好好喘口气,河边沙地上种植的花生和番薯又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我和母亲一溜烟地冒着雨跑去抢救,一担担的番薯、一筐筐的花生直往家里搬,那几天,我们的手指是麻的,肩膀是红肿的,双腿是酸软的,但河边人家就得和龙舟水抢时间、拼速度啊,否则,前期的努力都白费了。相对来说,田里的水稻还好处理一些,收割这个环节交给收割机处理就可以了;难的是晾晒稻谷,六月的天气,孩子的脸,阴晴不定,一团乌云飘过,便会让我们惊慌不已,一天收拢三四次稻谷,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当母亲看着晒场上金灿灿的稻谷,黄里透白的花生,脸上绽放出那略微舒展的容颜,我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以前,母亲极少到邻居家串门,收工回家后,一般是陪父亲看看电视或聊聊天。现在,只要她有空,便会往邻居家大嫂处走,我知道,一定是她太孤单了,她想找个说话的人解解闷。每当从监控里看到这一幕,我便莫名的感伤。周日回家,这是我近一年来保持不变的节目,一来回家帮母亲打打下手,二来可以和母亲吃顿饭聊聊天。月末,孩子们放大周假,我们相约一起回家,母亲早早便准备好食材做晚饭,虽说不上丰盛,但望着狼吞虎咽的我们,母亲自是欣喜不已。我们边吃边听母亲唠叨,也是一大乐事。

与其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如说是一场修行。在陪伴母亲的过程中,我的内心抛却功利而变得纯粹,一切都是围着年迈的母亲转——如何让她开心一些,如何帮她减轻负担,如何排解她内心的孤寂,如何让她感受得到我们的爱意……亲人们经常对母亲说,你的儿子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了。每当听到这些话语,母亲只是点头微笑。或许,这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最高赞誉吧。

悄悄的惦念 (外一首)

■杨叶林

一缕风
轻得只剩温柔
绕过指间时
留下整个春天

目光碰落的星光
不必更亮
恰好够照亮
余生的方向

悄悄的惦念
像月光
不惊动夜色
只芬芳你的梦

爱你,便揽尽春光

风不必急着赶路
花不必争着绽放

遇见你之后
四季的漂泊
都靠了岸

握住你的手
就像握住
正在萌芽的种子

不必说尽温柔
不必写满远方

一抬眼
一低头
怀里已是盎然春光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风吹稻田 (外一首)

■杨旭华

风吹过稻田
稻香就漫过了田埂
花生在地下沉默
白菜在垄上抱紧自己

它们年年如此
只是那个曾经唤我归家
吃饭的人
如今守在田边
等着另一个孩子喊他
“爷爷,回家吃饭”

风吹稻穗

风一来,稻穗就笑弯了腰
荷叶忙着撑开绿伞
荷花踮起脚尖张望

布谷鸟把歌声
撒进每一道田埂
夏天就跟着摇晃起来



霞光染天际 叶泽 摄

七绝四首

■梁玺芬

夏郊观荷
翠盖荷花映碧天,
青山绕水护莲田。
素心不惹尘间事,
静守清宁度暑烟。

清莲守心
出自污泥不染身,
亭亭翠叶焕精神。
风摇绿盖香盈岸,
独守冰心远俗尘。

晨塘并蒂荷
青荷舒卷浴香风,
并蒂荷霞映水红。
翠盖轻摇凝晓露,
波柔影润绿妆浓。

晨观荷田
十里荷香漫野田,
一湾晓色入诗笺。
晨曦普照银光耀,
绿浪铺成别样天。